

走馬看「牛」

翠屏（蔡淑媛）

我從小就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。歲月匆促，生命的長河奔流至今，早已越過了所謂光明的「萬里前程」。回想從前，在往事的流光煙嵐中尋尋覓覓，除了認真踏實地生活，實在找不出做了什麼足以流芳百世或光宗耀祖的不朽大業。理所當然地我就把自己歸入「大未必佳」的族群中。但是再仔細地想了想，這樣的定位卻也並不十分貼切。

眾所周知，「大未必佳」的上一句是「小時了了」，而我小時候的表現也並不太「了了」。小學一年級下學期得到的全班成績第一名，並不是自己天資聰穎加上勤學努力而獲的結果，而是碰巧頂頭兩個優等生因為「搬厝」而轉學，我只是理所當然地從第三名順勢升上去而已。到了四、五年級時，當算術的功課出現了比較需要思考能力的應用題時，我不聰明的症頭就逐一顯露出來。

等到「雞兔同籠」搬上了書桌面，我「一粒頭殼」頓時變成兩粒大。搜盡枯腸，不得其解之餘，我不但對自己怨嘆，也對別人生氣～是誰「吃飽休閒」，無聊到把雞仔、兔仔關在同一個籠子裡，再來數它們一共有幾隻腳？

那時候，老師每介紹完一道新的數學公式，總會詢問全班學生～～聽懂了沒有？

不管教室裡是否有人「有聽沒有懂」，小朋友就像唱歌一般，拉開喉嚨大聲嚷～懂了。

老師又問：「真的沒有問題？」

全班又大聲回答～～沒有。

老師半信半疑地說～～不懂的人舉手。

這時，怯怯地舉起的幾隻小手全屬於平日常挨板子、下課關禁閉的小笨牛。大部份同學都雙手下垂、正襟端坐，滿面笑容、自信滿滿，期待能被老師叫到黑板前邊去演算出鋒頭。可憐我當時實在是一知半解，似懂非懂。因為怕丟臉，故舉不起手，又擔心被老師叫到前面去演算，那種憂懼交集，惶恐無助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「心肝頭」還會砰砰跳。

算術課在上午，老師常會留下半節課讓我們做練習，下午上課以前交作業。幸好學校離家不遠，我等到第四節下課鈴響過，十萬火急拎起便當盒往家跑。我家老爸數學頭腦一等一。他看見我像救火車那樣衝進家門，馬上放下手邊的工作，取笑我說：「算術又要交作業了，是不是？」他拿出紙和筆，不用幾分鐘，就輕輕鬆鬆幫我解決了全部的難題。他一面演算，一面解說，我在他旁邊就一面點頭，一面猛吞便當盒裡的冷飯。

最後一口飯還來不及吞下，我又像救火車一樣衝回到教室，正好趕上交作業的最後一分鐘。

已經屬於「前世人」的小學時代的往事，如今回想，餘悸猶存。到現在，我偶爾還會做數學的惡夢～～夢到考試時，攤開試卷一看，發現沒有一題會做而嚇醒過來。醒過來才知是夢，內心禁不住暗叫一聲「好佳哉！」

我把小時候苦讀算術（後來的代數、幾何和微積分都是同一模式），到現在還會做考零分惡夢的事，告訴了數學強棒的兒子。兒子聽完，先是一怔，再來就笑得彎下了腰，然後就喊：「媽！妳在開玩笑，是不是？數學是不用 Study 的。」我心裡有氣，狠狠瞪他一眼。他還不放過我，閒閒丟過來幾句話：「真的，只要在上數學課的時候，看清了老師的演算，聽懂了解釋，就O K 啦！我們常在一起鬼混的同學當中，有人要 Study 英文，有人要 Study 歷史，但是沒有一個人需要 Study 數學，真的沒有。」

因為數學理解力遙落人後，我知道自己不是讀理、工、醫科的材料。灰心之餘，漸漸明白了如果要跟別人在學業上比高低，非在其他科目加強不可。有了這番徹底的覺悟，我開始在原本就蠻有興趣的文史科方面加倍用功。不但課文熟記，連那些意思不全然明白，但音韻鏗鏘好聽的

詩詞歌賦也照單全背。這樣一來，我在文史科方面特別是作文就獲得了亮眼的成績。

至於算術，因為自知理解力遲鈍，唯有勤學方能補拙，所以反覆不懈地做練習，牢記公式，加上身旁有老爸24小時全天候的免費家教，我勉強保住了甲下到乙上之間的程度。級任李斌賢老師沒有發現我是算術的跛腳鴨。

當時李老師正和校內一個女老師雙雙沈溺在熱烈的愛情漩渦裡，身為班長的我，自然成為他倆傳遞愛心字條的小信差，這更加深了他對我的信任度。李老師是業餘作家，經常有作品刊登在報章雜誌上。他全力給我作文方面的輔導，因而忽略了身邊的得意小門生，患了頗為嚴重的「數學癡呆症」。

六月初夏，鳳凰花開遍校園，淒淒的驪歌唱過，我們就走進了初中升學考試的會場。每次大小考試，我無不再三複習，全力以赴，但是沒有絕對的信心。理由都是一樣～～文史方面有把握，數學一科卻怕全軍覆沒。萬萬沒有想到，國文試卷攤開一看，跳進眼中的第一道試題就讓我傻了眼。那是一道填空題——走馬看□。

走馬看什麼呢？絞盡腦汁，低頭苦思，就是想不出適當的詞彙。折騰了半天，總算猜到了「走」是「騎」的意思，可是，騎在馬上看什麼

呢？看見窗外陽光普照，綠樹成蔭。走馬看風景好不好？不行，只有一個空格，不能填進兩個字。

忽然，腦海裡自動顯映出一片天蒼蒼，野茫茫的黃土大地來。情景依稀，彷彿是考前不久，老爸為了舒緩我的緊張情緒，特意帶我去電影院觀看的美國西部影片裡的大草原。腿長體壯的牧童哥騎著高大的駿馬，手揮長鞭，驅逐著上百隻長角牛。

靈光閃現，答案來了，我不假思索，提起筆來順手一揮～～走馬看「牛」。

考完試，跑到近在咫尺的外公家去玩。外公家巴洛克式歐風建築的三層西洋樓頂住著一戶人家～是要逢山開路，遇水架橋才沾得到邊的遠房親屬。遠親一家生有三個女兒。長女津津大我兩歲，上小學卻與我同年。

那天我和津津兩人在一起談論入學考題。我告訴她，我不知道走馬要看什麼，我從未聽人說過這句話。津津沒等我把話說完，就眉開眼笑地大聲說出來：「那題我會答。是走馬看花。」

平時一向多話，最愛「牽親引戚」拉關係、認親戚的津津的母親聽到了，高興得差一點笑出聲來。我翻開手邊的「大全科」參考書找到了

試題解答，果然真是走馬看「花」。我才開口說出一聲「害也」時，外公正好走過來，聽到我的叫聲，知道我答錯了考題，舉手敲了我一記頭。

津津一向「慫慢讀冊」。她答對，而我竟然做錯，覺得「嘸甘願」兼沒面子，就問她：「妳怎麼會這句？我怎麼從來沒聽過？」

她頓了片刻，有點兒「歹勢」，吞吞吐吐地說：「老…老師常常用這句話罵我（意謂潦草粗心，讀書不求甚解）。」

時間過去得非常遙遠了。對於今天的我來說，走馬看花或看牛已經沒有什麼區別和意義了。只是每當我在教室裡與學生研討「走馬看花」成語故事時，童年糗事，悠忽回到眼前來。我把故事告訴了學生，全班哄堂。在朗朗的笑聲裡，獨有我自己的笑聲包含了對親情的追思與緬懷。當年被外公敲了一記頭，氣得三天不理他。最後還得由他親手送給我禮拜錢（每個禮拜天他分送給孫兒女的零用錢）才跟他講和。

外公辭離人世已逾五十年。如今，就算天涯奔波，萬里歸航，也只能回到高雄壽山之巔，元亨寺裡靈骨塔前，對著他的骨灰甕與照片，含淚祭拜。天上人間，再會無期，即使想要讓他再敲一記頭，此生已無法再得了。

（2019年12月修訂）